靑年應一致參加拒毒運動

晶•華•

烟禍遍野，是軍閥統治下之一種必然的現象。 因爲這些軍閥爲搜刮民財，製造戰爭計，十九要恃鴉片收入爲軍餉的重要來源。 次之，在帝國主義在華勢力不經剪除，一切租界，治外法權亦都是助長中國烟禍的主要原素。 因此，所謂拒毒運動，在牠本身的性質上就是一種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地軍閥用鴉片搾取人民膏血的政治運動。 拿開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意義，幾無拒毒運動之可言，更哪裏還能做得出拒毒的成績！

在今年雙十節申報增刊裏登有由國民拒毒會負責者發表的『國民拒毒運動兩年來之回顧』一文。 在這篇紀載內我們可以找出很多帝國主義和軍閥助長中國雅片之禍的事實。 如指出英荷法葡印緬日七國『對於鴉片有完全經濟之關係，每年鴉片之收入，爲數正在不少，所以希望其禁絕鴉片，實非易事』，『各國既無誠意禁絕鴉片，大會（指一九二四年在日內瓦召集的國際禁烟大會）席上爭相委過於中國，甚至謂中國鴉片不除，則他們無法禁止』。

又他們指出：『一般大小軍閥土匪領袖莫不視(鴉片)爲利源，美其名曰供給軍餉，實則大部分投諸私囊』。 至於鴉片逐年在中國產售的統計，雖無精詳的紀錄，每年約在一萬五千噸以上，連同紅丸白丸嗎啡等項毒物每年產售的價值，約在六萬萬兩以上。 各地軍閥徵抽烟稅，尤佔軍餉收入之大宗，據各地之零碎的估計和紀載，如福建四川陝西河南直隸等省的收入，每年平均皆不下一千五百萬元，孫傳芳在上海一處每年收鴉片稅二千四百萬，吳佩孚在武漢每年亦征收烟稅二千餘萬，唐繼堯及鄂西，川湘邊境之小軍閥無不一方面強迫人民種

殖烟苗，一方而以烟土直接代替餉銀發放。此外如征抽烟燈月捐，烟舖月捐等項搜刮，尤务各地軍閥之常事——以聖約翰大學畢業，美國留學生的顧維鈞博士尚於代閣(？)之始，公開征抽吸戶捐，烟燈稅，其他軍閥不問可知！

從以上略引，散見各報，併列吾人眼前的事實中，我們應該看出：國民拒毒運動，決不能脫離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運動而獨立，牠應該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部分。

中國之所謂國民拒毒運動，迄今已有兩年的歷史。這個運動，在過去完全是由基督教徒發起領導的運動。其他參加者如上海總商會，江蘇省教育會等團體，都不過是隨聲附助，實并未費氣力作這個運動的中心。其他民衆團體如工會，學生會等，雖偶有一二列名爲國民拒毒會之一員者，但并未實際參加拒毒運動之一切宣傳與行動。這些民衆團體不積極參加，坐聽基督教徒與一二名流政客之空口叫號，難收實効的原因，半由一般人尚未認識拒毒運動的重要，半由基督教平時辦理社會事業，專尚『出風頭』不求實效的不良的社會信用之所致。但是我們應該知道輕視拒毒運動而不參加和厭惡基督徒作事之不澈底而不參加的觀念，都是錯的。鴉片之於中國，確是流毒無窮，對於國家經濟，社會健康都有很大的迫害，拒毒運動是一般民衆團體應該一致參加，領導的工作！只要這個運動是應該作的，無論是基督教徒發起，甚至於是賣國賊發起，我們都應該參加！惟其是一部分領導這個運動的人作得不澈底，我們尤其要以羣衆勢力加入進去以促成這個運動的澈底。

今年國民拒毒會所號召由十月三日至九日的國民拒毒運動週，在宣傳上，在參加的羣衆上均較以前爲普遍，爲有進步。就上海一個地方講，則除了向來作拒毒運動的基本團體如

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上海總商會、江蘇省教育會而外，更新添很多的學生團體、青年團體，婦女團體以及國民黨來參加拒毒運動。這些新加入拒毒運動的團體在此次拒毒運動中的宣傳工作，有很多精采的地方，如婦女聯合會在拒毒宣言上指出：『……鴉片之源委有二，一則產於印度，藉洋商爲護符，藏於租界而轉運之各方；一則種於內地，有軍閥爲之保庇，有丘八爲之輸送，更加以萬惡官僚，劣紳奸商交相朋比，而其毒遂蔓延全國矣……』。全國學生總會主張：『一打倒勒種專賣鴉片的軍閥劣紳，二收回鴉片戰爭之一切損失，三取消庇販賣鴉片的治外法權』。此外各青年團體、國民黨部所發表的言論主張，亦多指釋拒毒運動之政治的意義，確定由政治鬥爭中去得到拒毒之最後的目的。次之，國民拒毒會本身和參加拒毒運動的教會團體在此次拒毒運動之宣傳工作上，亦多有直接攻擊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爲中國黑禍之源的言論。如拒毒會在宣傳日之演講題目中列入『鴉片嗎啡爲帝國主義之先驅』的題目，愛文義路聖公會亦竟有人講『努力於民族解放』。這是表現在拒毒運動中，即與帝國主義淵源甚深的基督教徒，亦不能不指斥帝國主義與軍閥助長中國『黑化』的罪惡而表現中國耶穌徒相當的民族性的政治覺悟。在這一點，革命的青年同志應該注意：中國基督教徒可以在某一運動中表現其民族解放的要求，至少在教徒之中，有一部分同情或贊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左傾的羣衆。

在此次拒毒運動週的成績雖較過去爲有進步，但亦有下列的缺點：一，新參加的學生和其他的團體，在這一週的表現，只有宣傳工作，絕少羣衆的行動；二，各基督教團體所號召的拒毒宣傳或其他表示，羣衆仍不甚踴躍，而且偏於名流、紳士和少數商人，至於學生羣衆

和一般平民，參加者仍極少數。　在國民拒毒會所擬的拒毒運動的各項工作中，原有遊行演講，羣衆大會，學生演講比賽會等項目。　但是這些工作並未能一一見諸實行。　所謂市民大會，乃不過一千左右的人在青年會裏熱鬧一陣，尤其大煞風景。　這一半是因開始參加拒毒運動的青年團體臨時倉卒，缺乏準備，一半或者是因爲號召拒毒運動的基督徒們只肯宣傳而怕行動，尤其是戒嚴期間，怕觸怒了什麽『聯帥』之所致。　我們應認識拒毒運動是宣傳帝國主義與軍閥罪惡，助長民族運動的一種重要工作。　必須有經常調查取締的行動和羣衆示威的表示纔能做成一個爲多數民衆所重視，廣大、普遍、有成效的運動。

現在拒毒運動週雖已過去，但是拒毒運動却來日正長，需要各黨各派，只要略有民族覺悟的分子之繼續的努力。　自命爲民族革命先鋒的青年們尤其不可放棄這個運動而要積極起來參加。　我們但不應加入各地已有國民拒毒會組織的團體一致工作，同時亦應於各未有國民拒毒會組織的地方，自已發起進行拒毒運動。　在城市都會之中以及各軍閥盤據的區域，我們要搜集當地軍閥包運烟土勒收烟稅，私庇土商，徵抽燈捐鋪捐之一切事實或當地租界外人私運煙土，暗助黑化的證據以充實我們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宣傳。　在鄉村我們亦可聯合當地平民在拒毒運動中反對一切包辦煙稅，煙土專賣的劣紳土豪。　對於各地熱心拒毒運動的基督教徒，我們尤須特別在拒毒的宣傳和行動中去影響他們，儘可能的促進他們的民族覺悟。　同時，在我們與基督教合作的時候，亦須嚴重監督教會領袖之避免得罪統治階級，只求處處不着實際的一切妥協、改良的傾向。　至對於其他的教會罪惡，仍應根據事實不的加以攻擊。　我們只是應在某一運動中，聯合教徒中之有希望的分子合作，對於一般的反文

化侵略的宣傳，自仍是不能放鬆的！

生殖器崇拜與國旗崇拜

夢吾

獅子週報自出世以來，即以外抗蘇俄，內除共產黨爲職志。在兩年以來中國革命運動長足進展的過程中，牠實已很費氣力的替帝國主義打抱不平，做了不少的咀咒革命，筆誅共產黨的工作。在每一次革命運動向前突進的時候，獅子週報即有一度的發狂與咆哮，從安坐民厚里的那一位『小曾文正公』的筆尖上一定要流出：『嗚呼！蘇俄又侵略我主權矣，共產黨又賣國矣！事急矣！國人曷共起圖之！』一類闇墨式的文章。

現在北伐軍打下了武漢，吳佩孚矢志討赤，結果把自己討得滾蛋；孫傳芳討赤，亦討得衆叛親離，進退失據。於是善於咀呪革命的獅子報，一方面不斷禱告『蔣介石北伐必歸失敗』，一方面妙想天開的大做其文章，大發其傳單，進行他們之所謂『擁護五色國旗運動』

在國民政府勢力所及之地撤廢了五色國旗而代以『青天白日滿地紅』（就是紅不得！），於是在國家主義者心目中就發生了『國體變更的問題』，而且是『國家存亡的問題』！這眞是：『嗚呼！事急矣』！

國民黨誠然是『十惡不赦』的黨！把淸室國體變了，現在又變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共統治的中國國體！把帝國主義勾同北洋軍閥協同宰割的中國政治現狀變更了一部分（粵桂湘鄂），同時更使民衆勢力得因北伐之勝利而有更大的發展，誠然是帝國主義的損失，誠然値

得獅子報跳起脚來呪駡！

國民黨一切鬥爭的目的，是在把他大會所標揭的政綱推行於全國。　國民黨所制定的國旗無非是以黨旗做根據，表示本流血的精神以推行黨的政治統治於全國的意思，目的是在推翻軍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統治，決不是什麼變更國體的問題。　醒獅報若是明目張膽的拿出理由事實來攻擊國民黨的政綱，猶不失爲反對黨的本色。　可憐小曾文正公指揮的所謂的『擁護國旗大同盟』，大義凜然的找出了他們擁護國旗的五大不成其爲理由的理由來做反革命的宣傳，眞是窮極無賴！

他們此次之言之振振有詞的理由，不外：一，改變國旗就是改變國體，而且破壞了中國獨立的象徵，因之就發生國家存亡的問題；二，反對一黨一人私(？)改，尤其反對共產黨假借靑天白日滿地紅旗！

我們首先應該知道，國旗的意義是象徵某一勢力(政黨或民族)的政權統治，與國體的變更不能混爲一談。　在一國政權經過戰爭或革命而變更其掌握者的時候，每有改變國旗的發生。　有時因政權的遞擅，國體與國旗同時變更——如蘇俄之革命，美利堅之獨立。　有時因變更政權的統治者，只變更國旗而不變更國體——如滿淸之代明而有天下，只改挂龍旗而仍因襲君主制度。　改革國旗就是變更國體，只是曾琦者流本店自製的獅子邏輯！　再者在革命運動的進行中，民衆的最大目的只在奪取舊勢力的政權，國旗總不是革命的前提。　在民國十五年北洋軍閥的政權支配之下、各衙門，各機關的五色國旗是挂得很虔敬(？)，但是我們只看見帝國主義與賣國軍閥結合一致的來宰割中國人民，榨取精血，至於不能呼吸，那

裏找得出什麼『共和』的氣息，獨立的象徵？　五色國旗自出世以來即成了代表帝國主義與賣國軍閥政權的象徵，什麼『共和』『民主』，『獨立』的意義完全消失無餘。　現在北伐軍節節勝利，國民黨的政治統治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之發展而發展。　醒獅派應該承繼孫吳諸帥『討赤未捷』的遺志，仗義而起。　直接擁護軍閥的政權，反對國民黨來奪取，則庶幾有點曾左遺風。　乃不此之圖，竟自出來擁護軍閥政權表徵的五色國旗，泣血椎心的大唱其『哭靈牌』，未免太沒出息！

復次，醒獅派反對一黨一人私改國旗。　國民黨是代表中國整個的民族利益而奮鬥的政黨。　只要她的政策和政綱是為多數民眾所擁護或同情，則她的主張和行動就是代表民族的（當然代表不了張吳孫諸帥和新的曾左諸公），而不能只認為是一黨（尤其說不到汪蔣等少數個人）的主張和行動。　國民黨連吳巡閱使的兩湖地盤也打掉了，豈止張掛『青白紅』的國旗？　至於說共產黨假借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尤其是笑話！　在十月十二日上海商報登載一位右派先生的談話，詳細聲明『青白紅』的國旗是『本黨為三民主義以救國家，求革命徹底成功，因於十三年特揭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　可是獅子報向來是不問事實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共產黨，以致改變國旗也是『一一少數篡位竊權的共產黨竟以己意，擅行更改』！醒獅報口談『全民革命』，實際就是藉『反共』『反赤』的口號來攻擊國民黨一切國民革命的行動。　於是查禁醒獅是共產黨，改變國旗也是共產黨，醒獅報原是反共而不反國的呵！

在烏烟瘴氣的擁護國旗運動中，我們除了指斥那些獅子牌的愛國之士的狂悖外，同時亦

可略一研究他們此次號召擁護國旗運動的動機。

曾琦著流此次像煞有介事的拿『國旗問題』大做其反國民黨的宣傳、其動機不外二端：一是出於崇拜宗教儀式的愚妄心理，一是因北伐勝利，軍閥統治崩頹而哀毀逾恒，特藉此對革命運動復仇的心理。

在原始野蠻時代，人類因對於人生的來源不了解，遂發生宗教儀式而禮拜生殖器，日月水火等（耶敎所供奉的十字架，亦即由生殖器形式演變出來的）。 迄至封建時代，仍保留着很濃厚的尊重祭祀，禮拜祖宗牌位的心理。 獅子牌的愛國之士崇拜國旗的心理，實就是從原始崇拜生殖器的心理演釋出來，把國旗當祖宗牌位尊敬的一種迷信（記得國家主義的教授謝循初曾在北大三院宣傳國家主義，就是叫青年愛國之士尊重國旗，把國旗當祖宗牌位一樣的尊敬）。 本來，所謂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本身上就沒有什麼以學理做根據的內容，無非是把『華夏獨尊，征讓夷狄』，文天祥的『人間正氣』，曾左的『道德文章』，『國旗神聖』等封建時代的沉澱思想混合一氣，與狗肉將軍的尊孔，孫傳芳的講經同出一轍的把戲。

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把國旗換了，在醒獅派的心理上自然是比燒了祖宗牌子還要該死，自要大态咆哮，自然然要說是『國體的存亡問題』！

復次，北伐的勝利，把舊勢力激怒到了發狂的程度。 醒獅報職責所在，自然要隨英國祖宗，孫吳列帥的悲憤而叫號！ 蔣介石北伐必歸失敗的六大理由既迄今猶未實現，而『五色國旗』又隨了『吳爺』挂特快火車頭向北方去！ 既走了一個專們殺共產黨劊子手，又燒了祖宗的靈牌，你要醒獅派不發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靑天白日已經討厭，

而又加之以『滿地紅』！醒獅派志在反『赤』，當然恨『紅』，當然反對目前這換旗事件湘鄂的國旗！國民政府之不用五色旗，不自今始。但是現在是赤穴未搗而搗了武漢，形勢萬分嚴重。醒獅派不能再不出來說話，更何況國民政府又查禁醒獅，早該伸訴！醒獅派明知吳佩孚倒了，孫傳芳瀕危，赤化幷不是曾琦的筆鋒所能肅清的。但是爲復仇起見，還是要拚命的呪罵，落得筆尖的痛快。

在袁黎馮徐段諸北洋曾長統治下的所謂正統政府，不是始終很虔敬的挂五色國旗，拜五色國旗麼？然而在他們十五年相承統治的政權之下，賣國媚外的把戲該玩了多少？吳張諸大軍閥，既會挂五色旗，尤其會屠殺反英日的愛國民衆。反之，在掛發生國體問題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國民政府之下，我們看見政府與人民合作，支持一年以上的對英罷工，把香港變成荒島，使廣州民衆運動在五卅後各地皆受壓迫的民衆運動中呈放異彩，英帝國主義因之受至大的打擊。然而閉門狂吠的獅子報可以不問這些事實，撤廢了五色國旗終是關係國家存亡的問題！

現在張作霖，張宗昌在北方的勢力仍足堪負鎮壓赤化，殺戮共產黨之重任，在他們未被打倒之前，還說不到『亡國』問題。現在最可哀悼的是葉開鑫亡湖南，吳佩孚亡湖北，孫傳芳亡江浙的亡省問題。於是李璜教授憂心如搗，大聲急呼曰：『聯省自治！』

怎樣做小學教師？

[illegible]

在中國現狀之下，不但中國教育沒有向上發展的可能，而且中國的小學教員都陷入一種極痛苦，極恐慌，極黑暗的時期！

小學教員生活的苦痛，生計的恐慌，祗要是吃過這碗飯的進步青年，都可以說得出來。因爲各地小學既然得不到政府的津貼補助，地方上又因兵匪天災貧得可憐，學校經濟，支絀萬分，小學教員的薪水還不及上海灘上黃包車夫的收入，連自己養自己還不夠，那兒說得上『仰事俯蓄』？ 尤其是鄉村小村落上的小學教員，簡直不算是人的生活！ 住的是一所破碎零落由寺廟修改起來的『校舍』；周圍來往的都是半通不通拖辮子的老學究，寂寞如同沙漠；外面的新書新報不但不得見面而且連名字都聽不到；祗有幾本脚底皮一般厚的教授書和萬年曆和他做伴；學校的設施計劃，一點不得自由，大權都操在劣紳之手；整天除了刻扳的教了幾點功課以外，不是睡覺便是跟別人家去打牌消遣。 學生時代的進取的情緒一天天的消磨，慢慢地變成『活屍』，而且『同行』中的競爭，年來日加厲害，傾軋排擠的失敗者，便有坐冷板的希望，更逼得這般小學教員去和當地的紳士階級勾結，拍馬逢迎，漸漸成了劣紳的附屬品而客觀的站在反革命的一面。

但是，假如這般小學教員家庭的經濟狀況，都是優裕自足的小康之家，那正可以高唱『歸去來兮』而沒有問題。 可惜現在小學教育界混飯吃的朋友都是（至少也大半是）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子弟。 不但談不到什麼優裕自足，而且其經濟上的窘迫危急之狀有時且過於工農階級（一則因爲他既然穿了一件長衣，便有長衣人的應酬排場，沒法避免，反不如赤足的工農可以馬馬虎虎過日子；二則因爲他們既然有了一點『老師』的社會地位，在紙老

虎沒有戳破之時，借債比較常人容易，『借債要還，加利更難』，可就苦了這般負責的小學教師們！

老實說，小學教員如果不滿於現實的生活，除了從事民族革命以外，絕對沒有別的解放的道路，而且從階級的觀點來說，必須完全加入工農的革命隊伍，才有完全解放的可能。因爲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必須以工農羣衆爲主幹的勢力，離開工農，就成功不了中國的民族革命。

有些小資產階級既不願附屬於資產階級，又不甘與赤足黃齒的工農爲伍，於是想建立小資產階級獨立的社會力量，來領導民族革命。 有些小資產階級分子又想建立一不偏不祖超階級性的理想社會。 其實這都是小資產階級茶餘酒後的空想。 因爲小資產階級並沒有獨立的穩定的經濟基礎，所以不能由小資產階級來領導各階級做民族革命或是建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

二

中國的小學教員，無論站在本身利益說話或是站在教育問題上說話都應實際參加中國的革命運動而且必須加入工農的隊伍。 這是一般進步青年所公認。 現在我們要說的是『小學教員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地位與使命』。

中國的小學教員，在客觀上至少也應當是國民黨左派的羣衆，階級認識更淸楚的進步分子應當毫不畏懼的站在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紅旗之下。 他們應當是社會各階級建立聯合戰線的『連鎖』；他應當是農民運動的最適宜的人材；他們應當是鄉村文化運動心中的

力量，他們應當是散佈革命種子在各地建築革命勢力的先鋒！

小學教員在社會的地位，一面可以與紳士，商家，地主，相接近，同時也可與農民工人相接近。 他與資產階級利害的衝突沒有工農的明顯，而他的一點師長的威信，又可獲得封建觀念未消滅的鄉村人民的相當敬意。 農民對於小學教員的尊敬信仰，更不用說，所以小學教員如果以民族的利益來號召，必然能在鄉村中建立各階級的聯合戰線而無疑。 這種聯合戰線的建立，對於民族，對於工農，對於小學教員本身，都有絕對的利益。 但是如果除去這介於中間的小學教員與學生做連鎖，這個聯合戰線時時都有破裂的危機。

因為鄉村的小學教員，在其實際生活中處處與農民接近，祇要他肯留心農民的生活狀況，便很容易了解農民的心理，農民的切膚之痛，農民的要求，農村的風俗習慣。加以農民對於『老師』的信仰，從事農民運動當然可以減少許許多多別人所有的困難。

小學教員在做農民運動的時候，一面是給帝國主義和軍閥以經濟的政治的打擊，同時也應當做革命的文化運動，給封建的反動的舊文化以不斷的打擊，（至於做文化運動的策略及方法，那是另一問題）建設革命的文化基礎。

散在各地的鄉村小學教師起來參加革命工作的結果，將與革命前途以極大的幫助，將使革命的基礎在城鎮鄉村中普遍的建築起來！ 中國三萬萬的被封鎖在黑暗的農民，正在遙首企望這般小學教師去領導他們走上光明之路！

三

根據小學教員所處的地位，我們便可知道『什麼是小學教員應努力的工作』？ 小學教

員的最重要的工作，決不是在課堂裏高談三民主義、謳頌中山先生，也不是把個個學生訓練成一個很好的少年先鋒，而是在從事農民運動，市民運動，小學教員運動，等等實際的革命工作。

在課堂慷慨激昂高談主義歌頌偉人的結果，最多不過鼓動小孩子一點莫名其妙的浪漫的革命情緒，和表現你是一個熱心愛國的激烈分子。在實際上並不能在社會發生什麼影響，到後來反而把你很好的做農民運動的機會錯過，而且一經紳士的反目，就要「滾蛋大吉」這是多麼幼稚的行動？

若用全副力量要想把全校兒童一個個訓練成為很好的少年先鋒，而不做別的活動，這是極大的錯誤。一則在社會聯繫複雜萬分的現社會，兒童的思想行動，決定於其周圍的社會。在死氣沉沉沒有一點革命空氣的社會裏斷不許產生特立獨行的革命兒童；二則就算一時鼓動了兒童的革命情緒，但是一到他畢業之後與社會一接觸的結果還是立刻把老師的偉論丟在九霄雲外；三則如果在當地沒有成年農工的活動，這些兒童決說不到幹什麼革命的實際工作。

我說這話，並不是完全否認兒童運動的價值，而是說我們必須把農民運動市民運動放在兒童運動之前，必須在這兩種運動有相當基礎的時期，兒童運動才有發展的可能和必要，才有他的意義與作用，認清了這一點，我們才不至於有什麼大的錯誤。

四

我們既然是站在革命的觀點上去做小學教師，我們當然不能再去很忠實的滿足辦學的紳

董先生的雅望，當然不能再說什麼『只辦教育，不問政治』，當然不能再迷信『教育救國』的狗屁主張，當然不能再不過問地方的實際問題，當然不能再專門在小孩子身上用功夫。

老實說，我們做小學教員並不是妄想辦一個怎樣好的『小學校』，而是要借這個地位做革命的工作，爲着革命對於學校的功課稍稍拆一點爛污，並不見得是天大的罪惡，一點鐘革命的教育比十點鐘的糊塗數育奴隸教育，好過百倍！

覺悟的，進步的，勇敢的，革命的小學教員們！ 我們是同一被壓迫的奴隸，我們起來奮鬥吧！

最近之白色恐怖

璉生

北伐軍之不斷勝利，震撼着軍閥統治發生急劇的動搖，於是反映出一月以來普遍發生，最凶殘反動的白色恐怖！ 在吳佩孚逃竄之前，這般軍閥在長江流域之羅織赤化分子，慘殺革命學生的獸行，我們於一百三十六期的本刊『白色恐怖下的中國學生』一文中，略可見其一般。 現在，白色恐怖之襲擊革命青年，較前尤爲凶猛殘暴！ 在上海，則有九月二十六日國民通信社之被封，社長之被捕，十月四日上海各團體代表在全國學生總會開會援助萬縣慘案之被捕（共十五人），次日全國學生總會之被封，六日中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之被封且捕去正在開會之各團體聯合會職員多人。 在北京，則有十月一日共進社學生卅餘人之被捕，二日夜滬日報之被封。 在保定，則有九月十八日某處青年開會被捕卅餘人，并當場槍斃一人，又往各校指名索捕加入國民黨的學生。 在南昌，則有孫傳芳軍隊屠殺援助北伐軍之

平民，學生至數百人之多。 在蕪湖則有軍警之大索黨人。 在南京，則有光夏中學之無端被封，教員學生被捕十餘人，其餘亦被迫出校，因查出國民黨員證書而捕拘男女生馮天榮及上海滬江大學校醫朱某與夫在各校恣行搜捕赤化學生種種的恐怖。 在杭州，則各校學生因請演萬縣慘案亦被捕多人，迄今未釋。 以上所舉，不過僅就十日以來散見各報的事實，此外某地戒嚴，某地搜索赤黨的消息，尤其無時無地無之，不勝列舉。

稍有常識的人應該知道：這種窮搜赤黨（？），株連無算的恐怖政策，不但不能把這般軍閥所反對的『赤化』鎮壓下去，反將催促軍閥的末日降臨得更快。 現在之所謂『反赤』，說不到什麼『反共產』，而是反對一切傾向民治，不利於軍閥帝國主義者的任何言論或行動。 靠這般軍閥一年來之實施反赤政綱，行動，和一切三令五伸的宣傳，使大多數的民衆不但了解了什麼是赤化，而且看清楚了反赤運動的內容。 現在這些軍閥念着『反赤』的符呪來厲行白色恐怖，猶之於辛亥以前之一年間，清廷之搜羅革命黨一樣。 但是現在民衆革命力量的充實，民衆對革命認識的明瞭，較之辛亥以前何啻霄壤？ 厲行白色恐怖，是軍閥勢力由動搖而急趨崩潰的表現，由再接再厲的白色恐怖之中，使我們確信我們前途的曙光，已在不遠。

在不斷的白色恐怖之中，我們有很多的戰士犧牲性命，作了軍閥刀下的犧鬼。 這誠然是革命的損失而值得我們痛心的。 但是我們同時要知道，白色恐怖之來，是軍閥勢力行將崩潰的表現，而軍閥在一年以來不斷分崩瓦解，完全是多數青年自五卅以後，一致為革命而苦戰奮鬥的結果。 沒有多數青年羣衆在革命的號召之下刻苦奮鬥，則不會促成軍閥勢力像

目前之急劇的崩潰，同時亦不會有像目前這樣凶猛的白色恐怖之發生。因此，我們不但不應因白色恐怖的猛烈而畏宿退後，尤其要因白色恐怖之急劇而更加奮勉！每一個戰士之被捕，使我們陣線上少一人的力量，每一個戰士之流血，使我們自身的責任更加重大。我們在白色恐怖之下，應該一方面更努力發展民衆的革命運動以促成軍閥的滅亡，一方面注意革命運動中之必不可少的秘密工作，以防止軍警探狗的暗算。

火山

定一

齡哥：

自從在北京一別之後，於五月裏到了上海，六月初旬再從上海到漢口。反動的潮流，好像跟在我背後的一樣。在北京我遇着三一八，不久之後，就有討赤的大帥們一羣羣的到來；在上海我參加了五卅週年的大運動，過後聽說又不行了；到漢口，吳大帥的兵又來騷擾。到處我感覺到枯寂，到處感覺到苦悶。在上海的時候，有幾次我到學校裏去找朋友們，雖然他們校裏還沒放假，但是蟬鳴蓋住了一切的聲音，平常很會講話的我，只向他眼睛對着眼睛的無聊地寂寂的坐着。自從參加過了五卅週年紀念的大運動之後，往日的情緒又着實回復了些，但是不久我就離了上海。到漢口以後，我的陰鬱更來得利害，許多在此地的老同學們見了我都很驚異。七月十三日，我就在極熱的天氣裏病倒在牀上，這場病一直很重，幸虧有他們照料我住醫院，直到最近才慢慢地好起來。一切北伐軍從長沙打到武勝關的事情，都在我昏得夢囈的時候一件一件的過去。你在我病中寄來的信，我都沒有覆的。

現在，我的齡哥，我的病已經突然的好了。　是昨天一天好的！　前天我還昏昏的呢！

齡哥，你恐怕聽了我上面所說的會覺得奇怪能。　而且我更知道你若看下面的一段，一更要奇怪的。　可是事實只是事實，奇怪只得由你去奇怪吧。

昨天，亦不知是什麼時辰，我正在醫院裏一個人睡着，因爲天光亮得耀眼，看護婦拉好了窗簾就走出去，此後經過了多少時候，我也不知道。　忽然，齡哥，你要爲我喜歡而且驚奇麼，我耳朶聽得遠遠的有人在大喊『打倒帝國主義！』啊！　齡哥，你要爲我喜歡而且驚奇麼？　『打倒帝國主義！』　我的久違的久違的老朋友！　在三一八以前，我們不是曾經排了隊在大街上放直了喉嚨大喊，而且喊過不止一次的；在上海，五卅週年紀念的大示威裏，我也和很多朋友在遊行的隊伍中，和神聖的血的大馬路上在武裝巡捕以及幾萬羣衆間，狂呼着這個口號。　但是自從那次以後，我到了武漢，再也不曾有這樣大喊的機會。　齡哥，我告訴你，我真渴想着呼喊這樣的口號呀！　有時在大街上行走，我心裏忽然會想到這樣喊口號的，但我終於沒有敢。　我覺得在大街上狂喊比在酒樓上豁拳要神聖高明得意得多，但我只能聽着人家在酒樓上豁拳而自己再也沒有機會在大街上直了喉嚨的大叫。　現在，和牠分別了足足四個月了，難道漢口形勢變了或者我不在漢口了麼？　爲何有人在喊這口號？　齡哥，你能想像我那時的情形麼？　你再也想不到的！　我突然被這口號叫醒，我突然坐起，我突然穿了拖鞋披了件衣服就往外跑！　院裏是一個人也沒有，也不知道何處來的力氣，我竟跑到門口。

『打倒帝國主義！』『爲五千同胞復仇！』　的聲音一點一點的近來了！　你看那大旗

！

一面是青天白日滿地紅，一面寫着『漢口市民追悼萬縣五千同胞死難大會』，背後跟了不知多少人，不知多少旗子。　齡哥，你記得三年前我們在杭州錢塘江看的潮麽？　這一隊人就像潮水一樣！　我一直沒有做過旁觀者，我到今天纔看見這樣的奇景！　他們到那裏，他們的聲音就到那裏，他們的傳單就在那裏飛！　唉，我再也耐不住了，我冲進了他們的隊伍，我同他們一起走，同他們一起喊！　齡哥，若是你要叫我描寫當時我的興奮，我寫得出麽？　我眞沒有辦法寫出來。　我只覺得我的聲音，洪亮得高出隨便何人以上，牠震着街旁的屋子，那些屋子爲之動搖！　這聲音同回聲在空中冲突，好像一個大潮擿在礁石上，砰的一聲直射半天，隨着風雨散佈到全地球的任何一處！

齡哥！　我眞不知那裏來的氣力。　我搶裝在一乘車上的傳單一大捲，東奔西馳的散發，恨不得自己能主辦全部分散發的責任！　我跟起那旗子一直走，也不知走到什麽地方，更不知走了多少路，終於我出汗出得渾身全溼，終於我失了知覺…………

昨晚我醒來却是睡在醫院的牀上，電燈照耀得很亮，床邊立着兩個看護婦一個醫生，那醫生安慰我一番，叫我不要我像下午一樣的興奮。　他說若不是他昨天下午看見我倒在地上，醫院裏還要爲我而大忙一陣呢。　末了，呵囑那看護婦當心着我，並且說病勢不大要緊，一昏倒好像把病弄好了些的，——哼，齡哥，他只知道我一昏。——就走了。

他走後我很覺疲乏，又睡着了，在蒙矓中瞭見了你和北京的許多朋友。　我們彷彿在一座山傍，花艸都很美麗，看見許多人在那裏運土。

『你們幹什麽的？』我問他們。

『這是火山，皇帝叫我們用土塞沒牠的口。』他們之一指着那座山說。

突然我覺到地有些震動，我們面面相覷了！

看那班人時，他們正在拋了一切的工具，狂奔高呼：——『火山爆發了！ 火山爆發了!!……』

『你們快快跪下祈禱！』 幾個佩着十字架的牧師舉起了手也在大叫。

於是大家都跪在地上，我們也跪在地上，什麽都不聽見，只聽見山口的轟轟之聲加增厲害，天空被黑烟蓋住，地動得好像搖籃。 突然，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天地裏射出一團大火，照耀得如同白日，空氣也突然變得沸熱，連呼吸都非常困難，原來祈禱無用，火山底的噴發了！ 紅的火石在天上掉下來，紅的 Lava 從山口浩浩蕩蕩的流下來，奏着這樣的曲子：

世界上的農人和工人，
手執紅旗向前進！
萬般苦難你受盡，
要撕滅舊的建設新的完成世界革命！
轟！轟！轟！轟！提起精神！
轟！轟！轟！轟！步武齊整！
敵人在你面前發抖，
你是世界創造者
現在該做世界的主人！

Lava 終於淌到我們的脚邊，我怕極了，拔起脚來就跑，那些東西依舊奏着剛才的音樂，排山倒海的向我追趕。　現在我前面已是大海，水好像沸的一樣洶湧，旋湯在海面飛跑，那時追兵距離我的脚跟不到一尺，我沒有辦法，奮力的從山上向海裏跳去，一瞬間還看見 Lava 也在崖上掛將下來，赤紅的，發光的，有蒸氣的。　嘣的一聲，我落到海裏，好像從鍋鑪裏跌到冰窩裏，一陣冰冷的氣，直冲進我的心肺，我於是悠然而醒，又是一身大汗！……看護婦方才來過，她說我的病已經好了，熱度已是平復，大概將息幾天就好出院。　齡哥，你爲我快活麼？

我的病總算好了。　此後我知道的，我將過更興奮的生活，因爲剛在老同學張君已來告訴我漢口早在北伐軍之手。　但是你們那面的壓迫却厲害了！　你們沒有國民政府，只有日本政府。　當然，革命不是靠武裝而要靠民衆的，你們應當在艱難困苦之下奮鬥努力。　此後我當然更要在比較好的環境之下，努力於從前所做的喚醒民衆的工作！

好友！齡哥！祝你努力，我們再談了。

你的緯弟十月六日。

醴陵的兒童運動

曾逃之

頭腦純潔而且思想渾樸的兒童們，是將來社會的柱幹，是革命隊隊伍中的候補者，在革命的觀點上說，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勢力。　事實告訴我們：兒童們的團結精神，兒童們的革命意識，並不亞於所謂『革命青年』！　一月來醴陵兒童娛樂團所做的工作，益發是一條顯

擴不破的實例。

醴陵兒童娛樂團成立於今年七月，到現在不過兩個月的工夫，已經有了二百多團員，十
多個分團。 他們的領袖，係縣立女校的學生，姓蕭名筱筠；她很忠實的為兒童羣衆服務，
教育他們，指導他們，深得兒童羣衆的信仰。 因此，做起工作來，祗要他們的領袖發一個
命令，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全般都活動起來；他們的團結精神，是如何的好！

在工作方面：他們曾舉行了個大的游藝會，他們掉起聲音瞭亮的嗓子，唱着革命的歌曲
；——少年先鋒歌，國際歌，國民革命歌，工農兵大聯合歌……等等——舉起嬌小輕柔的臂
膀，做出些又活潑又伶俐的游戲來；何等的動人觀聽，何等的發人深省！

在歡迎北伐軍的軍民聯歡大會裏，在國際青年日的紀念大會裏，他們有的發傳單，有的
喊口號，有的唱歌，有的演說，鬧得個『天花亂墜』『不亦樂乎』！這時候誰也不能否認他
們是一種可喜可愛可敬可畏的革命勢力！

他們在開成立大會的那天發表了一篇成立宣言。 大意是說：『集合許許多多的小朋友
，一塊兒玩，讀書，寫字，唱歌，游戲』；『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幫着家裏的爸爸，媽媽
，伯伯，叔叔，哥哥，姐姐，來打我們的敵人！ 帝國主義，軍閥！』『乘着這個意義，
來做我們所能夠做，所應該做的工作』。 他們的旗幟是何等的鮮明啊！

這篇宣言的最末一句，是『看：我將來的成績罷！』 不錯！ 他們的工作，正在一天
天的進展，令人吃驚！ 將來一定還有一些更好的消息，報告給親愛的讀者。 我想親愛的
讀者，一定存着這麼一個念頭：『看你們將來的成績罷！』

討赤軍治下的張家口（通訊）

伯英

一九二六，九，廿三，

自從所謂討赤軍節節進攻，直入南口，進抵張家口，以至於綏遠邊境以來，以前不知『赤』之意義的民衆，現在已有相當的瞭然了！ 討赤軍的德政，已親身嘗受了。

說到『討赤軍』治下的張家口，同時也就令人回憶『赤軍』治下的張家口，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 我們，不能說國民軍治下的張家口，是十二分的完善區域，但我總相信他沒有姦淫擄奪的行爲，摧殘壓迫民衆的事實，一切的集合結社……等都能享受相當的自由。 說到國民軍『赤化』，我們並不知道赤化如何解釋，——尤其是在文化落後，思想落後，腐敗不堪的張家口的一般民衆聽來，恰像半空中的霹雷似的，簡直是莫明其妙。 自討赤軍興，直到討赤軍抵張家口以前，一般民衆對於赤化二字，始終是一個打不開的悶葫蘆。 現在好了：討赤軍一到張家口，赤軍與討赤軍的成績稍稍的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的把赤化二字的疑惑，立即冰釋，這眞不能不感謝討赤軍的恩惠。 當討赤軍初到的時候，連一聲槍也未曾響過，很平和安穩的進了張家口，街面雖然沒有一家店舖開着門，可是門外都懸着飄飄蕩蕩，五色鮮豔的兩面國旗，可惜市面上太沉寂了！ 過了不久的時間，討赤軍的所謂安民佈告貼出來了，說些什麼；『……赤化禍國，三尺袍澤，無不髮指，……馮賊敗退……本軍所至，秋毫無犯……』的話。 但是佈告只管是佈告，行事却是大相懸殊了！ 討赤軍的老爺們，可任意到市民家中，藉名檢查，而實行『共產公妻』姦淫擄奪，只要他們看見是好的很稱心

的東西（如馬匹，自行車，衣服：：錶：：等）他們就說：『這是國民軍的，你們與國民軍有關係，你們是赤黨，趕快的給我罷！』不然，就要受罰，並且有性命的危險：倘要稍有不合他心坎的話，或者說是自家的，立時就『他媽的巴子！』的：：：潑口大罵，拳打脚踢，並放空槍示威。不但如此，而且隨意走進民房，尋找美貌的女子（各窰子的姑娘，均逃避一空）輪流姦淫，滿臉都被咬破，因至於死者，不知凡幾！在街上行走，少有姿色的女子，有時就拉到屋子裏甚至菜園裏輪姦，其狀之慘，實在說不出來！以堂堂乎的西北大上海，西北文化，政治經濟，樞扭的張家口，現在竟然能找不到一個穿華麗衣或鞋子的。因為一有人穿戴好一點，討赤軍的老爺們，就很不客氣的，要拿破爛不堪的來換去，（他們說借用幾日，還給你哩！）這樣一來，誰還敢穿出來白送他呢？這都是，我親耳狠明白的聽到一個拉洋車的說：『到不如『赤化』了好咧，這是那一世造下的孽，落在奉軍手裏！』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民衆對討赤軍的態度如何了！

現在張家口的學校呢，是一個都沒有開學的。在討赤軍未到以前已開過學的學校，於討赤軍到後，復又停閉了。經費是一文無有，學生是漸漸的減少了，歸家去了，學校是軍隊的營壘，這樣叫學校當局怎樣開學呢？在過去我們說，學校不要受政治的影響，學校要獨立，尤其在落後的張家口的學生，對一切政治運動是置若罔聞的。現在呢，張家口的學生，西北的學生，可以恍然了罷？誰不願意多讀書，少問政治？但是現在的事實，事實是你不問政治，政治要問你。不問政治，能不讓教育經費充作戰費嗎？能不讓學校住兵嗎？能不讓軍閥官僚用政治的勢力來撤換校長，解散學校嗎？

說到商業方面，更是街市冷靜，滿目蕭條。自國民軍退守南口以後，京張路線，即行阻塞，直到討赤軍抵張止，共有五月之久，未曾通車，商民之感受痛苦，已達極點，更兼西北銀行鈔票之落價，更難維持，於是自討赤軍到後，行使奉票，軍用票復又大加搔擾；各店鋪十之六七盡行住兵，遂使一般成本薄弱的小商人，漸趨破產。直到討赤軍到張家口三星期之久，尙未見有什麼商店開門，門上均貼有『清理賬目』或『貨已賣完，停止營業』等紙條。

至於現任張家口的所謂奉軍和直軍，則因爭槍械，爭營防無時不起衝突。本來，赤軍打跑之後，反赤軍是要自己打起來的。

什麼話！

（一）

東南最高學府的大教授劉楧老先生，在學衡第五十四期的『答諸生問中國可否共產』裏說：

『……夫子不諱共產，……平心思之，人之才智境旣齊，則無爲云爾矣。不齊，有較此尤中庸哉。……今但有軍閥爲怨之府，然立國不可去兵，紀綱朝正而閥夕破。……夫俄共產，有其特故。……是欲俄工不革命不可得也。自此觀之，必革命若俄之農工，而不必者中國之農工也。……方列寧倡俄農工專政其國……自只人主或自側陋，要不可無賢人君子輔政，故舜佐堯，則進八元八凱，……焉有純農純工治國者哉。…… 夫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賢能是選，焉用特殊之級，天下爲公，焉用政權之專哉。……

…… 太上共身，其次共產。……』